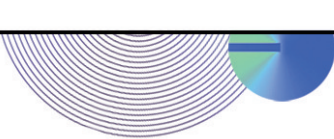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琴 岛



◆ 柳 己 青

假如栾树有记忆

假如栾树有记忆,她一定记得我初次相见的欣喜、惊奇与疑惑。

2011年国庆节长假,我和家人驱车去平度大泽山游览葡萄园,经过平度县城时,车子驶入一条安静的街道。街道两侧是新落成的小区,行人和车辆稀少。车子进入这条街道后,我注意到两侧的行道树。从车窗远远望去,树上笼罩着燃烧的绯红的祥云,仿佛一株株树开满繁花,近看才知道树枝顶端缀满了宛如小灯笼状的红色果实。这是什么树? 这么美!

疑惑埋在心中,直到次年春天的某日,这个疑问才化解。那天,我随手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书,书名叫《庭院生活设计》,这册精美的小册子上有很多美丽的花草树木,适合种植在庭院。随意地翻阅,在纸上重逢。栾树! 我终于叫出了名字。心中的疑惑一扫而光,顿时豁然开朗!

假如栾树有记忆,她一定记得我在台阶上轻轻脚步。

2016年9月22日,时为秋分,在青岛市实验幼儿园大尧分园附近,一条僻静的小路上,一

段一波三折的台阶,链接着一栋居民楼和一道马牙石铺的小路。在这个台阶旁边的绿地上,生长着一株高大的栾树,树冠直冲瓦蓝的天空,似乎要触摸柔软白云。秋分时刻,栾树黄色的花儿开始飘落。下午四点左右,幼儿园的孩子们放学,一位奶奶领着小孙子,从这个铺满了落花的台阶上走过。小孙子挣脱了奶奶的牵引,蹦蹦跳跳地从台阶上跳下,像一个跃动的音符。奶奶和小孙子过后,那些在台阶上的落花,沉静,优雅,从容地等待脚步。

我看到台阶上,草丛里,布满栾树的落花。我轻轻地走过,不忍心惊扰这些落花的清梦。我捡起一朵小小的花儿,发现花瓣是黄色的,瓣片背面基部为红色。

栾树很神奇,花儿落下,立马登场的是像灯笼又似气球的果实。大约十天的功夫,嫩黄色的花儿从枝头纷纷飘落,粉红色的蒴果替代了花儿的位置。栾树的蒴果,有三个棱弧形般像是纸折的小灯笼,初为粉红色,后为深红色(褐色)。也是成群结队地簇生,鲜艳可爱。从白露

到寒露,栾树从一树金黄到一树火红,这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。

假如栾树有记忆,她一定记得我带女儿学完钢琴候车的时光。

女儿跟随着刘晓晔老师学钢琴。刘老师家住在北仲路北仲小区,每个周日上午去刘老师家学钢琴,风雨无阻。学完钢琴,沿着那条绿色的跑道出来,在北仲路站等205路或者222路公交车。这个站点,有一株高大的树。最初两年,从春天到秋天,我和女儿对这棵树熟视无睹。当我认识栾树后,才惊觉,这棵树也是栾树。只不过,我和女儿都对她没有印象。

这棵栾树,无论春夏秋冬,无论风霜雨雪,陪伴着我们候车。每年秋天开花时,结出红色的蒴果时,我们都会仰头观望。每一次见到,总感觉,此树多情是故人,春秋快乐每相亲。这株栾树见证了女儿的成长,从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到亭亭玉立的十二岁的少女。这株栾树也见证了女儿学钢琴的漫漫长途,从一级到十级。这棵栾树的年轮里,是否有女儿学琴的时光碎

片,是否会藏着叮叮咚咚的琴声。

假如栾树有记忆,她一定记得在燕儿岛路上被夕阳余晖拉长的身影。

2016年国庆节长假,我难得地拥有四个完整的休息日。10月4日下午,我带女儿去书城买书。从书城出来时,天已黄昏。秋日落幕,光线柔和,燕儿岛路两侧结满了红色蒴果的栾树,沐浴着夕阳的余晖。西方的天空披上五彩的云霞。我提着几本书,女儿提她买的书和学习用品,并排走在燕儿岛路上。因为国庆节长假,道路上没有太多的车辆和行人。栾树色彩热烈,又有了静穆之美。我们走着,身影被夕阳的余晖拉得很长……

这条道路很短,但也很漫长。终究有一天,女儿不再需要我的陪伴,她独自走上属于她的人生道路,她的道路上会遇到什么树,怎样的风景,一切不可知。

其实,栾树没有记忆。生活在有情世间,我们有记忆,有思想,有情感,一心体察世界万物,心物交融,物我双会,情以物兴,物以情观,这就足够了。



◆ 王 恺

山居杂语

去年夏天和冬天,都有机会在青城山半山腰的道观圆明宫里住了一段时间。道观里固定的杂工有一些,多的是不固定的,跟着时代的步伐走,这些临时工现在有个统一的名字,叫“义工”。他们从各种社交媒体知道了道观的所在,微博、抖音,包括小红书,可以想见那些照片,云雾缭绕之中的古典建筑,美得那么不真实。于是纷纷从各地上山打杂。

真是打杂,什么都做。从清扫檐下的落叶,到在半山砍柴背柴,再到厨房里择菜、洗碗、倒垃圾。堆积如山的碗,碰到周末普通游客上山,足足几百只粗瓷大碗。还有各种田间的杂活,什么活都不挑,也不允许挑。反正道观里活儿说多不多,说少也不少,真做起来,从早到晚都有得做,都是些繁杂无聊的体力劳动。

最典型的是一大早就下地去背柴。现在竹背篓少了,换成塑料做的又脏又破的蓝色大筐子,装上一两根山里倒伏的树干,砍成碎块,几个人排成一列,从雾中的山林里往回走,站在高处往山坡下面看,背柴的义工们排成细长的一线,像古人的画。

渔樵耕读自古以来就是山居的典型题材,寥寥几笔就能显得仙气飘飘,只是因为现在这画面是当代的,廉价的运动服,就不那么美了。背柴是项意义不大的活动,背回来的树枝树干,砍成一截截的,偌大的塑料筐里往往只能放粗笨的一截,也可见其重。柴火用来烧饭和炒菜,据说柴火灶煮的饭菜香,其实也和煤气做饭区别不大。这么久以来,道观还是用柴,甚至和煤气比,也不便宜,纯粹就是某种心理习惯。

简直疑心是故意保持了这项劳动,劳其筋骨。这些义工们,基本做上几个月,就下山过自己的日子去了,各种人走马灯似的换,其中最多的还是大学生。有女孩子因为失恋躲上山,日常穿着黑色的羽羽绒服,越发衬托得皮肤雪白,平时沉着脸,一言不发的時候,简直有几分沉静的漂亮;说到自己的感情经历,突然有了活力,拉着你,滔滔不绝讲述自己所遭遇的男人的背叛,讲完了,又害羞起来,依旧沉下脸,其实并不需要你的开导。她做义工,就是在厨房洗两个月的碗,这种机械劳动似乎有魔力,下山时,据说抑郁症也消失了。

蜀地长相小男生,笑嘻嘻地永远在扫地。道观里高高低低的台阶多,周围都是山林,大片大片的落叶永远扫不干净。遇上下雨天,要扫尽滑腻腻的青苔上的枯叶,也是苦差,也没有看到他埋怨,和谁都积极打着招呼,看上去特别礼貌。可是据说有一晚悲痛过度,拿着小刀要自残,被道观里的师父按住,说了半天才好。都是内心有空洞的孩子,一般这个年纪的小男生小女生,还在山下过着花团锦簇的日子,真拿出人生的几个月,来山上过清修的日子,是缘分,也是某种古老的习俗,用苦修来抵抗生命里无妄的苦。也有人做得长的。

夏天在山里住着的时候碰到张姐,冬天上山的时候还在,一待就是大半年。夏天的时候,她在艾灸室打杂,有点横的一张脸,却是什么都抢着做,换床单、洗衣服、刮艾条上的灰。冬天再来的时候,她已经不仅在艾灸室帮忙,而是什么都做了。厨房也有她,下山买菜也有她,扫地也能看到她。据说就是因为手脚勤快,师父们留下她来,做了长期的义工。道观里不养闲人,出家师父们都要一天到晚各司其职地劳动,何况外来的义工,看来她真的是特别肯干,才能留下。她长相有点凶,眉眼说不出哪里有点不周正,像砍树理小说里的人物。

一般道观里的杂工,要么是朴素的脸,要么是憨厚的,都让人看了记不住。只有她,眉眼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带点悍然之气,这点悍然反倒让人对她印象深刻,细看,甚至带有点杀气,大概是眉毛太短,又竖着,就有个“横眉立目”的意思。一向是不盯着人看的,不够礼貌,但终日在山上无所事事,又和当家的师父熟悉,道教里也不忌讳评点身边熟人的相貌,久了,就开始评价:艾灸室里两个干活的姑娘,一个像兔,另一个,像小浣熊,都是最温顺的动物。

山中数月,各色人等,人间世语。

赶海记

久居岛城,对海并不陌生,识得大海的广博,也自然懂得他给予人类的馈赠,但许是机缘巧合,从未赶过青岛的海。每年循着季节,品尝着大海孕育的各种海鲜,却从未亲手捕捞过,想来也是憾事。恰逢一良机,得以在海边逗留数月,况整日得见海边渔民逐浪赶海,怎能不为之心动。于是约上三五朋友,置办上钩钩铲铲,也学着人家赶海。

赶海得看潮,潮退而动,潮起而归。说得通俗一点,就是得本着“潮退我进”的原则,大潮一退到底,沙滩上手便多了起来。小桶、小凳,小帽盖顶,裤管绾得高高的,一副“来势汹汹,不达目的誓不罢休”的架势。

潮退,鱼儿也跟着逃,所以,所谓赶海,能赶上来的,多是扎在泥里的蛤蜊和在石头缝里“躲猫猫”的小石蟹,运气好的,还能徒手捉上来跳跳鱼。如果没有赶海工具,蛤蜊也得徒手挖,借着海水的冲刷,一层层挖开海砂,大小不一、颜色各异的蛤蜊就躲身在其中。小的如指甲盖大小,偶有大一点的,大抵如一元钢镚的个头便如获至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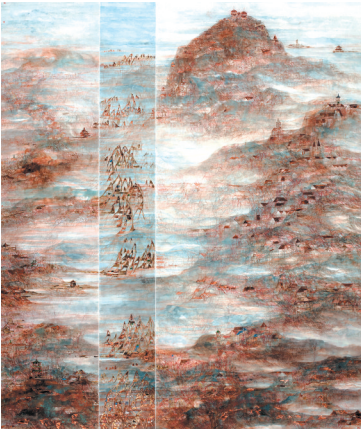
当地人赶海装备齐全,从上到下,全副武装。遮阳帽、胶皮手套、连体胶皮裤、雨靴,屁股下面坐着小凳子,左手提桶,右手挥铲。左右配合,这儿一铲,那儿一铲,以自我为圆心,向前辐射开去。直至挖到蛤蜊窝,便开始深耕细作。几乎一铲下去,就能抛出几个“像样”的大个儿,令人艳美。

赶海的人大多无暇顾及其他,一旦觅得一块阵地便躬身埋首,专注“寻宝”,也有不少带孩子游玩,只图体验的家庭,每有意外所获,便吵吵嚷嚷地开心一番。于是海面上时常爆发出引人翘首的欢呼声。还有装备更加先进的渔民,他们大多体型健硕,三五成群,摊开一张大拖网,深入海水中去,待海面没到腋下才舍得返程。大网的功力的确不可小觑,往往能捕获周身闪亮的小梭鱼和张牙舞爪的梭蟹。

退潮的时间,海鸟们也闲不住,先是在天空中盘旋,待锁定了降落地点,便闲庭信步地在浅滩逡巡。海鸟是捕鱼的高手,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宝,每次探首入海,总能捕获小鱼小虾,用长长的喙灵巧地甩动几下,然后弯动几次长脖颈,就把美食吞进了肚子里。吃饱了,还要揣着手鸣叫几声,好似在向众人炫耀。

如海鸟般孤独的“美食家”的还有单人甩网的人。他们手里的利器是一张半径两三米的大甩网。网的一端束有一个手环,套在手腕上,防止滑脱。另一端则缀满前坠。瞄准一个方向,摇身撒网,网如孔雀开屏般散开,进而扎入海底,慢慢地拖动上来后,再仔细梳理网中所得。他们把鱼护系在腰间,半浸在水中,据说这样能最大程度保持鱼的新鲜度。

潮退无声,潮涨迅疾,几乎是撵着赶海的人一般,潮水就从远处一点点漫溢上来。似是大海无声的敦促,人不能太贪心,况且日子还长,收成总要一点一点积累。赶海的人也不只顾埋头,眼见潮水上涨,心虽有不忍,但还是恢恢收拾起家什,朝岸边返程。及至岸边,缓步离开海水的拥裹,才算是真正赚到了大海的慷慨馈赠。一同赶海的,起先并无交流的同道中人,此刻互相打着趣,吹捧着,惊呼着,赞叹着。在夕阳中,慢慢拉长身影,徒留下空寂的海岸,守护着慢慢舒展开身体的大海。



■ 时尚青岛 戴淑娟

◆ 何效杰

鲁菜中有精品,也有传奇,特别是胶东菜系,比如清蒸螃蟹,就是将海捕的活蟹清蒸,直接上桌,鲜嫩可口,是醇鲜的人间美味,也是胶东菜系中的第一上品。

蟹为食中珍味,婚宴和逢年过节,如果缺了这道美味,还是有很大的遗憾。

蟹难看,不登大雅之堂。鲁迅说第一个吃蟹的人是英雄。《逸周书·王会解》说周成王时海阳献蟹,可见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初年,蟹就是贡品,已被认为是名贵的菜肴了。其中用海阳二字,说明在鲁菜中,蟹早就被认知了。

唐代刘恂《岭表录异》对蟹做了分类:“水蟹,蟹壳内皆咸水,自有味,广人取之,煮炙,吸其咸汁下酒。黄膏蟹,壳内有膏如黄酥,加以五味,和壳煨(烤)之,食亦有味。赤蟹,壳内黄赤膏,如鸡鸭子黄,肉白,以和膏实其壳中,淋以五味,蒙以细面,为蟹饪(饼),珍美可尚。红蟹,壳殷红色,巨者可以装为酒杯也。虎蟹,壳上有虎斑,可装为酒器,与红蟹皆产琼崖海边。”

这些所谓水蟹、赤蟹、红蟹、虎蟹等是各个种类的海蟹,我们经常食用的是青蟹和梭蟹。大闸蟹是河蟹的一种,生长在湖泊、江河之中。而帝王蟹主要分布在寒冷的海域,价格不菲,素有“蟹中之王”的美誉。其珍贵之处在于其肉质饱满、鲜硕肥美的蟹脚,鲜嫩口感中又带有细致感。当年给这蟹起名的人简直是神来之笔,所以这体型巨大的冷水蟹价格更超值。

李渔也说:“蟹之为物至美,而其味坏于食之之人。以之为羹者,鲜则鲜矣,而蟹之美质何在? 以之为脍者,腻则腻矣,而蟹之真味不存。更可厌者,断为两截,和以油盐豆粉而煎之,使蟹之色、蟹之香、与蟹之真味全失。”难怪李白要“摇扇对酒楼,持袂把双蟹”了。

蟹具有独特风味,人人喜爱,有“一盘蟹,顶桌菜”的民谚。北宋词人苏舜钦说,吃它可以“抵得上江山之美”。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谈蟹:“蟹宜独食,不宜搭配他物。最好以淡盐汤煮熟,自剥自食为妙。”张岱说:“不施油盐而五味全者,无他,乃蟹。”

◆ 姚法臣

人间至味是蟹香

蟹有500多种,上千年的食蟹文化更是源远流长。“世间好味,利在孤行”,放之四海而皆准。中国菜系有“无蟹不行”,“鲜不单行”等说法,感动我们味蕾的还是食材的“真”与“鲜”。蟹酥脆滋润,口感美好,是营养丰富、味道鲜美的菜肴,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

鲁菜中的蟹,分春秋两季,莱州湾的最好。莱州湾水深且凉,螃蟹生长期长,肉结实浑厚,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。南方食蟹有“九月圆脐十月尖”的说法,农历九月的母蟹黄最满,十月的公蟹膏最足,肉质饱满鲜美,肥而不腻。其实,重阳过后的大闸蟹才是秋天恩赐的厚礼。据说这种蟹是世上最多膏的,丰腴到封满整个蟹盖,虽然蟹味不太浓,却有种独特的清香,吃起来回味无穷。

吃蟹不像吃饭,那是要花些时间慢慢品尝的。如果有闲情又有闲钱,吃大闸蟹也不失为人生一大乐事,可以经历一次吃蟹的文化,既是乐趣,也是享受。

阳澄湖的大闸蟹是蟹中上品。每当秋风起,清水大闸蟹上市,金毛利爪、黄满肉壮,放在竹笼上煮熟,邀三五知己,左手把盏,右手持蟹,面对香桂黄菊,或谈心,或饮酒,或吟诗,唇齿留香,人生如此,乐何如之!

烹蟹的方法多种多样,以清蒸最为适宜,因为好食材皆不需复杂的烹饪,可以保持原汁原味,清淡而纯鲜。姜醋汁是吃蟹不可缺少的佐料,所以《红楼梦》中宝玉的诗说:“持螯更喜桂阴凉,淡醋播姜兴欲狂。”因为蟹性寒,不可多吃,姜醋不仅提味压腥,还可以祛寒。

蟹要趁热吃。当散发出发袅袅清香,红里透黄的蟹上桌,掰下蟹脚,以蟹小腿插入大腿,推出腿肉细细品味。之后掰开蟹壳,油润发亮、状似凝脂的蟹黄满溢而出,点蘸姜醋立马入口,气味丝毫不漏,才不辜负这人间至味。

除了清蒸,蟹还可油炸、砂锅、姜汁、醋熘等不一而足。至于烤蟹,用年糕炒沙,香气扑鼻,风味独特。醉蟹、咸蟹,炆蟹、蟹酱,均是海味中之上品。蟹还可以炒蟹黄、炒蟹螯,或者用蟹当配料做菜,如蘑菇蟹丝,蟹粉鱼翅、蟹粉豆腐、七星螃蟹等等,酥香可口,鲜嫩无比,这些都是人们喜爱的珍馐。

阅读的光如此明亮

意思? 我说就是《四大名著》。他说知道。我说我知道你知道,我问你读过没有。他说没读。我说那就从读四大名著开始。

有个笑话,说什么是经典呢? 经典就是人人都知道,但人人没有读过的书籍。其实这不是一句玩笑话,这是现实存在的真实状况。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,我们越是道听途说,以为我们懂了,当我们实际读它们,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、意想不到和新颖至极。

一个理想的读者总爱读别人不读的书。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诗人、学者西川说,读不懂的书,培养了他对文化的好奇。也就是英国作家、文学评论家塞缪尔·约翰逊所说的“最清醒、最狂野的陌生性。”

经典伟大,因为它们是照耀人类文明存续下去的灯塔,没有这些经典书籍,我们就丧失了精神依存的土壤。经典伟大,我们读者同样伟大,因为读者是使经典复活的人。一本没有打开的书,是没有生命的。

很多年前,我读过一篇德国作家、探险家、植物学家沙米索的小说《出卖影子的人》,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,说的是一个平民青年因为生活贫穷,向灰衣人(魔鬼)出卖了自己的影子而成为富豪,也因此赢得了爱情。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,人们发现他没有影子因此都非常恐惧地躲避着他,因为只有鬼